

武汉大学圖書館学系課程大檢查总结(摘要)

武汉大学圖書館学系

8月26日至9月3日,我系进行了一次羣众性的課程大檢查。

这次課程大檢查是在我系黨組織领导下發動全系师生共同进行的。

8月26日,党支部向全系师生作了动员报告,說明这次課程大檢查的重要意义。指出这次大檢查是大破旧的資產阶级教学的一个关键,并举了一些講义中的錯誤事实來說明講义是大有問題的,不仅这些講义應該檢查,而且一定能檢查出許多錯誤和問題。并特別強調在檢查时要政治掛帅、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为了便于檢查,党支部还提出了四个檢查标准,作为全系师生檢查各課講义时的武器。这四个标准是:①講义的政治思想性怎样?②是否符合我們的“培养能上能下、能大能小的圖書館員”的培养目标?③理論联系实际还是理論脫离实际?④厚今薄古还是厚古薄今?

同时,按照所檢查的課程組織了“圖書史”、“分类法”、“圖書館藏書”、“圖書館目录”、“目录学”、“讀書指导”、“普通圖書館学”等七个战斗司令部。

开始檢查时,許多同学对于資產阶级教授还有較严重的迷信,对于这次課程檢查还有不少的怀疑和顧虑。有的說:“学生檢查老师的講义,有点不象話。”有的說:“如果沒有淵博的學問,怎么能編出这部‘圖書史’来?”有的說:“圖書館目录這本書是刘国鈞編的,人家是圖書館界的最大权威,這本書又是高教出版社出版的,沒有一定的水平是不会給它出版的。”有的說:“‘中国圖書史’講义里到处都是古文,看都看不懂,怎样發現問題呢?”有的說:“我們自己才一年級,不懂什么东西,只能找一找政治立場和詞句上的問題,要深入檢查沒有信心。”

怎样打消这些迷信和怀疑呢?我們是从三个方面着手的。第一,政治掛帅。在总支动员以后,分別成立了七个战斗司令部,并立即召开全体指战員會議,反复強調这次檢查的意义。同时着重指出政治与业务是分不开的,講清了“資產阶级專家在政

治上是白的,在业务上也是空的”的道理。如皮高品就是系里最大的白旗,他的講义問題最多。第二,掌握檢查标准。掌握了上述四个标准,就使得檢查的方向明确了,因而問題也出来了。例如“中国圖書史”战斗司令部在檢查时,碰到講义內到处都是古文,但指战員們不去叩那些难懂的古文,而是始終用“它对解决实际問題有没有用”的标准来衡量,結果發現圖書史講义廢話連篇,故弄玄虛。第三,通过初步檢查,立即把檢查出来的問題加以总结,及时写成“战斗公报”用大字报的形式發布出去,以此增加同学的信心。例如目录学战斗司令部原来認為“目录学这门課不象別的講义,它里面还有些东西,因此比較难破”,战斗司令部为了破除迷信、鼓足信心,曾开了个会。可是会上解決問題不大。但經過一个晚上的檢查,就發現了100多个問題,司令部立即把这个战果公布出来,这样同学們的信心就足了。本来有些同学發現講义的某些地方可能有問題,但怕自己沒有把握,講錯了人家要笑話,所以干脆不提出来。但看到已經揭發出来的一百多个問題中有許多是与自己發現的問題相同时,于是就大胆的把自己發現的一切問題,不管有沒有把握都提交小組討論,集体研究。这样又發現了100多个問題。

此外,有的小組还和講課的教師展开面对面的批判,也有的教師坦率地把自己編写講义时从書本到書本的編写方法向同学介紹。通过这些活动,使同学們大大地破除了迷信,增加了檢查的信心。在这个基础上,我系的課程大檢查經過8天的苦战,終於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这次課程大檢查所揭露的問題是十分严重的。

首先,圖書館主要是为誰服务的?圖書館主要的服务对象是誰?对于这样一个首要的問題,各門課程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答复:圖書館的主要服务对象不是工人农民劳动者,而是知識分子。讀書指导講义公开写道:“知識分子这个阶层是圖書館服务的主要对象”(頁31)。普通圖書館学講义也写道:“它(指国立圖書館)的主要讀者对象是知識

分子。”(頁15)“所以爭取知識分子,尤其是高級知識分子作為讀者,將是省圖書館的一項重要工作”。因此埋怨說:“在整個國家卷入科學研究高潮的時期,各大圖書館還停留在普及和流通方面而不注意為科學研究服務工作,那就落後於時代了。”正因為認為圖書館主要服務對象不是工人農民而是知識分子,所以便處處強調圖書館要為科學研究服務,為高級知識分子服務,連總結圖書流通工作、讀者指導工作存在的缺點時,也說為專家服務的工作做得很差。普通目錄學和專科目錄學似乎全部講義都是談圖書館為科學研究服務的參考工作和資料整理工作,很難找到為工农大眾服務的方法。有的教師對同學說:“工农圖書館藏書補充特點你們自己去看吧,反正你們不會到農村圖書館工作。”

圖書館作為黨的宣傳教育機關,它的各項工作都必須服從於這樣的一個任務,就是宣傳黨和政府方針政策,配合中心運動,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可是普通目錄學却寫道:“我們對於某些配合中心運動、時事政策學習的目錄,時常懷疑它們有什麼多大作用可言。”(頁106)言下之意,要圖書館不編或少編“配合中心運動、時事政策學習的目錄。”這種脫離政治的傾向還表現在各門講義里的“純技術”觀點上。似乎圖書館工作的好壞只取決於精通圖書館的技術,而不管政治是否掛帥。說什麼“要作好對讀者的工作,必須依靠圖書館工作中的技術合理化,換句話說,圖書館能不能發揮作用,主要決定於幹部能不能掌握技術。”(藏書、頁4)“要做好參考工作,首先有豐富的圖書知識……良好的記憶力……良好的想象力……就行了。”(普通目錄學、頁228)等等,它們都把政治思想條件拋到九霄雲外去了。難怪普通目錄學在介紹古代目錄學家時,不是去揭露目錄學家和他的著作的階級本質,却是大肆宣揚這些目錄學家的“清高好古、驕聞博記、皓首窮經、與世無緣。”

課程的資產階級方向的另一個表現,就是理論嚴重的脫離實際,厚古薄今,重外輕中。幾乎每門講義都是根據幾本書本抄襲拼湊而成,沒有對圖書館的實際進行任何認真的調查研究。教分類的人連武漢那個圖書館的分類目錄比較好都不知道。教目錄學的認為搜集解放後各圖書館所編的目錄資料也沒有必要。有些課程把講課的重點放在遙遠的古代,例如專科目錄學只限於講授從遠古到清代的章

學誠的部分,而章學誠以後一直到今天的材料一字不提。說什麼“自清代章學誠以後,便沒有值得一提的歷史書籍與專科書目了。”許多教師不惜用大部分的時間來考證一些久已失傳的古代書目,如普通目錄學在講我國封建社會時期的皇家目錄時,一共“重點”講了七部目錄,其中六部目錄早已在幾百年前散佚或殘缺了。專科目錄學在講授我國專科歷史書目時,竟用4/5的時間去考證一部“史籍考”,而當時這部目錄還沒有來得及出版,手稿早已被大火焚燬了。不少教師(主要是老教授)對於古代的東西不分好壞,一律敬之五體投地,竟稱贊清政府纂修的明史“體例謹嚴、文筆雅正”。有的教師連說明某一概念而舉個例子的時候,也舉些象“易經、參見、五行陰陽家”這樣的古董例子。各門講義對於近代和現代的圖書館學目錄學材料,有的干脆不講(如專科目錄學),有的講了一點,但也只是浮光掠影,一帶而過。有的竟說:“解放後編的小目錄質量都不高。”有的說:“民主革命時期在黨的刊物和其他一些進步報刊上載的目錄資料並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所以他們就閉口不談。

重外輕中,崇拜資本主義國家的圖書館事業和圖書館學的傾向,在某些課程中表現得也很嚴重。專科目錄學的緒論完全由四篇外國的文章組成(蘇聯、美國各占兩篇),竟找不出“中國”兩個字來,並大肆宣揚、販賣美國實用主義分類法理論,說什麼“只有感官和概念的秩序的存在”,“如果認為圖書分類是合乎邏輯的話,那是荒謬的”。要把分類“變成一套數字的號碼或聲音符號的特殊目的的分類設計。”有的教師對反動的杜威分類法用“抽象地否定、具體地肯定”的手法,大肆宣揚杜威的“技術性”,說杜威法的“相關索引之便於分書為其他各法所不及”(頁4)。而且号召學生“在這個過渡時間”“以新的觀點學習杜威法”(頁4)。有的教師甚至不加批判的介紹和宣揚“人不如狗,因為狗的性情純朴”,“語言的不統一,引起人們的思想混亂、社會上的糾紛”,“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都是有名無實的名詞”等等極端反動的哲學觀點和政治觀點。

各講義中唯心主義觀點也十分嚴重。普通目錄學把中國目錄學史的發展僅僅歸功於少數幾個大目錄學家,特別把劉向劉歆父子的功績誇大到“前无

(下接第54頁)

分类法来代替皮高品的反动分类法。

这在资产阶级的专家教授们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但全系青年师生在党的领导下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对编写红色分类法充满了信心。他们经过几天的准备工作之后，接着搜集资料、讨论、开誓师大会。从9月8日开始到15日止，以冲天的干劲苦战了八昼夜，终于编成了红色的分类法。

这部分类法定名为“红旗图书分类法”。它集中了解放后新分类法的优点，克服了它们所存在的缺点，创造性地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科学理论和应用技术脱节的问题。

概括起来，这部分类法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具有强烈的政治思想性。整个分类法自始至终贯穿了作为分类法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不仅作为一个大类放在整个分类体系之首，而且在每一类包括自然科学在内，开头都设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的理论（或××学）”；在马列主义和哲学两大类中还特别突出了毛泽东思想。其次在每一类的具体内容前面，列出党和政府对××事业的政策、指示等等，以体现党对各项事业的领导。

二、新分类法特别注意理论结合实际。在自然科学和物理化学等大类中，可能与理论相结合的

应用技术都被放在理论下面。这不能简单地把它看成是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分类法的方向问题。

三、在总体系方面“红旗分类法”采用了五分类法。其目的和作用突出马列主义和更好地宣传马列主义。全表基本大类共26个，社会科学各类的设置和次序与解放后的三部新型分类法没有多大出入。自然科学各类较为详细，共占13个号码。

四、红旗分类法采用了混合制号码，下级类目采用了层累制和顺序制相结合的办法。这样就能突破十进制，并且有发展的余地。

五、红旗分类法共有七个附表，即：总论复分表、世界地区表、世界时代表、中国地区表、中国时代表、中国民族表和苏联地区表。

“红旗分类法”的编写是党的教育方针的伟大胜利，是一百五十位青年师生集体力量的硕果。同时也靠着武汉市30多个机关、团体、学校的帮助和支持，以及校内同学的合作。

当然，由于时间短促和青年师生的业务水平都有限，新分类法还存在不少缺点，但它的方向是正确的。目前“红旗图书分类法”（草案）已散发全国图书馆界征求意见，并拟再作一次较大的修改，准备年底正式出版，作为向1959年元旦的献礼。

（武大图书馆学系通讯组）

（上接第23页）

古人，后无来者”的地步；中国图书史讲义竟说“仓颉造字不能认为完全是无稽之谈”；把我国过去的长期的落后与贫困，特别是近百年来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说成是“科举制度”、“以经义取士”的结果，说什么“鸦片和基督教到了中国人民手里，就成了我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普通目录学把我国目录学史上几部大的皇家目录的产生，不是看作文化上的阶级斗争的产物，而是看作每个朝代的“小康时期”、“太平盛世”的结果。

至于各门课程的繁琐、重复那是更普遍的现象。许多讲义的条文多得可怕，光是藏书讲义就有598条。同学反映说俄文编目繁琐到这种程度，以至可以删去一半以上。读书指导也有将近一半的内容与图书馆藏书和图书馆目录重复、编目讲义可以

删去2/3。其他各门讲义也可以大大删改。

通过课程检查，也彻底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教授专家的空虚和他们买空卖空、故弄玄虚的面目。专科学目录课程全部是抄袭四种参考书的；也有些教授权威连一些常识都搞不清楚，如把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的唯心主义公式说成是唯物主义的。又如说什么五四运动是“在苏联成立的启示下”爆发的。说什么“资治通鉴”是“我们先代劳动人民的著作”等等，不胜枚举。

总之，这次课程大检查所揭露的问题，雄辩地说明了过去我系的教学是资产阶级的方向，资产阶级的内容，资产阶级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态度。通过这次检查，资产阶级教学体系和教学内容被每个人清清楚楚地认识了。这就使大家进一步明白了我系教学仍须来一个根本的改革。